



疫情期间，罗皓为武昌一家医院转运医疗物资，为医护人员拍了一张照片。



疫情过后，罗皓所在的公益团队为孝昌特殊教育学校捐赠防护物资，他的志愿者行为从未停止。

当时，小区实施封闭管理几天后，方潇在楼下看到一位拖着防水布拖车的奶奶，后者说了几句话，就瘪着嘴要哭出来，“家里没菜还行，但现在已经没米了，再不让买，老两口就要饿死了。”当志愿者的决心几乎是一瞬间下定的。

方潇一阵心酸，赶紧奔上楼，几乎把冰箱掏空，用红菜薹、泥蒿、茼蒿和花菜，再加上5公斤一袋的大米塞满老人的拖车。老人掏出花布小钱包，抽出一叠10元钱递给她，方潇没要钱，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她留下了。

从这天开始，方潇开始募捐米、菜，79个社区的民间志愿者们为她搜集起5800个独居老人的名单，送菜分文不取。去年《新民周刊》记者采访的90后武汉伢罗皓，是方潇的“战友”，大年三十，他不顾朋友劝阻，从湖南逆行回武汉，转运物资、接送医护，买菜送菜。

再见罗皓时，比不了当时，多说两句就要挂断电话的慌张，言语之间多了份释然。罗皓说，当时他看到方潇一个人用一辆手推车送了铁机路保利城小区近50户空巢孤寡老人，立马就坐不住了。两人一拍即合，成立了一支武汉空巢老人服务小分队。

这支小分队有10多位核心成员和200多位爱心人士，组织架构也很清晰。苏州志愿者陶子拉赞助，“代表月亮消灭病毒”的发起人月亮提供全方位后勤，还有专人统计做账，监督公示。当然，还有一些特殊的需求会照顾到，他们给婴儿送过棉布睡衣，为武汉滞留者送过煤气罐，也通过文字、手语等接力为残疾人

送过菜。

每每说起“疫情期间的�主要工作”这个话题，罗皓总会出现短暂的迟疑——他们没有上级和下属，求助与交接、认领发生在几十上百个微信群里。而在当时，对于这些城市孤岛间的摆渡人来说，每一个需求都有不得不被满足的理由。

疫情带给罗皓最大的改变，是心态，经历了这场疫情，他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完成不了。就像他热爱的骑行，爬过高高的山坡，再走平路，脚踏起来的惯性，反而可以带他骑得更远。疫情后，罗皓做了一个让父母都惊讶的决定——离开奋斗多年的公司，踏上了创业之路。

业余时间，他会和未解散的“战友”们，一起帮助老年人和特殊儿童群体，他想让自己的人生多些可能性。方潇的茶室，成为了他们的“秘密基地”，解封之后，生活的重压并没有放过他们，大象在江边的拓展基地受洪水影响，半年未开；李明的销售业绩远不如去年，而她的父亲、妹妹接连生病，日子比以往难了。

但他们只看向生活里的阳光，更愿意把故事讲成段子来听。“当时有志愿者帮忙给独居老人送菜。一开门，老人感动得跪下磕头。志愿者一看慌了，马上跪下对着磕头，回头他跟我说，怎么像是拜堂一样？”罗皓笑说。

大象仍然执着于证明“为武汉拼过命”这群人的认证。他拜托朋友问过武汉市民政局、武汉市志愿者协会，给到回答都是一个样：必须先要在社区登记、注册，拥有社区志愿者的身份，